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四十三回 因遊戲仙猿露意 念劬勞孝女傷懷

話說小山這日正同江氏閑談，只見海外帶來那個白猿，忽從江氏牀下取出一個枕頭在那裡頑耍。小山見了，向江氏笑道：「婆婆：原來這個白猿卻會淘氣，才把婉如妹妹字帖拿著翻看，此時又將舅舅客枕取出亂擲。怪不得古人說是『意馬心猿』，果然竟無一刻安寧。但如此好枕，為何放在牀下？」因向白猿手中取過，看了一眼，卻象自己家中之物，隨即掀起牀幃，朝下一看，只見地板上放著一個包裹。正要動手去拉，江氏忙攔住道：「那是我的舊被，上面醃醃黢黢，姑娘不可拿他！」小山見江氏舉止驚慌，更覺疑惑，硬把包裹拉出，細細一看，卻是父親之物。正向江氏追問，適值林氏走來，聽見此事，見了丈夫包裹，又見江氏驚慌樣子，只嚇的魂不附體，知道其中凶多吉少，不覺放聲慟哭。小峰糊裡糊塗，見了這個樣子，也跟著啼哭。小山忍著眼淚，走到呂氏房中把林之洋請來，指著包裹，一面哭泣，一面追問父親下落。林之洋暗暗頓足道：「他的包裹，起初原放在櫥內，他們恐妹子回家看見，特藏在丈母牀下。今被看破，這便怎處？」思付多時，明知難以隱瞞，只得說道：「妹夫又不生災，又不害病，如今住在山中修行養性，為甚這樣慟哭！你們略把哭聲止止，也好聽俺講這根由。」林氏聽了，強把悲聲忍住，林之洋就把「遇見風暴，吹到小蓬萊，妹夫上去遊玩，竟一去不歸。俺們日日尋找，足足候了一月，等的米也完了，水也乾了，一船性命難保，只得回來」前前後後，說了一遍。小山同林氏聽了，更慟哭不止。江氏再三解勸，何能止悲。

小山泣道：「舅舅同我父親骨肉至親，當日尋找，既未見面，一經回家，就該將這情節告訴我們，也好前去尋訪，怎麼一味隱瞞？若非今日看見包裹，我們還在夢中。難道舅舅就聽父親永在海外麼，此時甥女心如刀割！舅舅若不將我父親好好還出，我這性命也只好送給舅舅了！」說罷，哭泣不已，林之洋無言可答。江氏只得把他母女勸到呂氏房中。呂氏因身體虛弱，還未下牀，扎掙起來，同林之洋再三相勸；無奈小山口口聲聲只教舅舅還他父親。林之洋道：「甥女要你父親，也等你舅舅病好，俺們再到海外替你尋去；如今坐在家中，教俺怎樣還你？」呂氏道：「甥女向來最是明理，莫要啼哭，將來俺們少不得要去販貨，自然替你尋來。」林之洋把唐敖所題詩句向婉如討來，遞給小山道：「這是你父親在小蓬萊留的詩句，你看舅舅可曾騙你？」小山接過看了，即送林氏面前，細細讀了一遍。林之洋道：「他後兩句，說是：『今朝才到源頭處，豈肯操舟復出遊！』」看這話頭，他明明看破紅塵，貪圖仙景，任俺尋找，總不出來。」

小山道：「母親且免傷悲。據這詩句，且喜父親現在小蓬萊。此時只好權且忍耐，俟舅母過了滿月，女兒跟隨舅舅回到海外去找父親便了。」林氏道：「你自幼未曾上過海船，並且從未遠出，如何去得！看來只好你同兄弟在家跟著叔叔讀書，我同他們前去，就是在外三年五載，也不誤你們讀書。將來倘能中個才女，不但你自己榮耀，就是做父母的也覺增光。你若跟著舅舅去到海外，這水面程途，最難刻期，設或誤了考試，豈不可惜！」小山道：「如今父親遠隔數萬里之外，存亡未卜，女兒心裡只知尋親一事，那裡還講考試！若教母親一人前去，女兒何能放心？還是母親同兄弟在家，女兒去的為是。若不如此，就讓母親尋見父親，也恐父親未必肯來。」林氏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小山道：「母親倘竟尋見父親，父親因看破紅塵，執意不肯回來，母親又將如何？若女兒尋見父親，如不肯來，女兒可以哭訴，可以跪求，還可說母親無愁患病。女兒一因母病，二因父親遠隔外洋，所以不憚數萬里特來尋親。父親聽了這番說話，又見女兒悲慟跪求，或者憐我一點孝心，一時肯回，也未可知。況母親非女兒可比，女兒此去，雖說拋頭露面，不大穩便，究竟年紀還輕，就是這邊尋尋，那邊訪訪，行動也還容易；至於母親，非我們幼女可比，何能拋頭露面，各處尋訪？」林氏聽了，半晌無言。林之洋道：「甥女雖然年幼，也覺不好出頭露面。據俺主意，你們都不去，還是俺去替你尋訪，倒還省事。」

小山道：「此話雖是，但舅舅設或尋不回來，甥女豈能甘心？少不得仍要勞動舅舅同我前去。與其將來費事，莫若此番同去。只要到了小蓬萊尋著父親，無論來與不來，甥女也就無怨了。」

林之洋見拗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甥女這等懸念，立意要去，俺們也難相阻。只好等你舅母滿月，俺置些貨物同去便了。」於是大家議定八月初一日起身。林氏要替女兒置辦行裝，隨即帶著女兒別了哥嫂，把丈夫包裹也帶了回來。唐敏問知詳細，手足關心，好不傷感。小山回來，每日令乳母把些桌椅高高下下羅列庭中，不時跳在上面盤旋行走。這日林氏看見，問道：「我兒：你這兩日莫非入了魔境？為何只管跳上跳下，四處亂跑，這是何意？」小山道：「女兒聞得外面山路難行，今在家中，若不預先操練操練，將來到了小蓬萊如何上山呢？」林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卻也想的到。」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三日。小山帶著乳母拜別母親、叔、嬸。林氏千叮嚀，萬囑咐，無非「尋著父親，早早回來」的話，灑淚而別。

唐敏把小山送到林家，並將路費一千兩交代明白。別了林之洋，仍去處館。後來本郡太守因太后開了女科，慕唐敏才名，聘請課讀女兒去了。

林之洋置了貨物，因多九公老誠可靠，仍要懇他同去照應。無奈多九公因在歧舌得了一千銀子，頗可度日；兼之前在小蓬萊吃了靈芝，大瀉之後，精神甚覺疲憊，如今在家，專以傳方捨藥濟世消遣，那肯再到海外。禁不起林之洋再再懇求，情不可卻，只得勉強應了。

當時商量蘭音、若花作何安置。多九公道：「此時唐小姐既到海外，林兄何不就將蘭音小姐送與令妹做伴？況此人乃唐兄義女，自應送去為是。至若花小姐，乃尊駕義女，仍帶船上與姪女同居，日後回來，替他擇一婚配，完其終身，也算以德報德了。」林之洋連連點頭。當時將蘭音、若花接到家中，田鳳翽、秦小春也都過來，與小山諸人見禮。林之洋一一告知詳細，小山這才明白。大家一經聚談，倒像都有夙緣，莫不親熱。彼此序了年齒，都是姊妹相稱。小山問起若花為何遠出之故，若花把立儲被害各話說了，那眼淚不因不由就落將下來。

小山道：「姊姊以龍鳳之質，儲貳之尊，忽遭此患，固為時勢所迫，亦是命中小有駁雜，何足為害？妹子細觀姊姊舉止，真是大度汪洋，器宇不凡，將來必有非常奇遇，斷不可因目前小有不足，致生煩惱，有傷貴體。久後姊姊才知妹子眼力不錯哩。」若花道：「承阿妹過獎，無非寬慰愚姊之意，敢不自己排解，仰副尊命！」林之洋又把要送蘭音與妹子做伴之意說了。小山大喜道：「甥女正愁母親在家寂寞，今得蘭音妹妹過去，不但諸事可代甥女之勞，並可免了母親許多牽掛，真妙極了！」於是諱托蘭音在家照應，日後尋親回來，再為拜謝。蘭音道：「姊姊說那裡話來！妹子當日若非寄父帶來醫治，久已性命不保。如此大德，豈敢相忘！今姊姊海外尋親，妹子分應在家侍奉寄母，何須相托。此去千萬保重！妹子在家靜候好音，良會不遠。」

小山道：「妹子向聞風翽、小春二位姊姊都是博學，可惜才得相逢。就要奉別，不能暢聆大教，真是恨事！」二人連道：「不敢！……」田鳳翽道：「姊姊此去，明年六月可能回來？」小山道：「道路甚遠，即使來往風順，明秋亦難趕回，將來只好奉擾二位姊姊高中喜酒了。」秦小春道：「我們雖有觀光之意，奈路途遙遠，無人伴送。前已同母舅商議，原想到了彼時，如姊姊高興赴試，我姊妹可以附驥一往。不意姊姊忽有海外之行，我家母舅又被林叔叔邀往船上照應，看來我們這個妄想也只好中止了。」

林之洋道：「去年俺同妹夫正月起身，今年六月才回，足足走了五百四〇天。今同甥女前去，就算沿途順風，各國不去耽擱，單繞那座門戶山，也須繞他幾個月，明年六月怎能趕回？前日俺得考才女這信，也想教俺婉如隨著甥女同去考考，倘碰個才女，也替俺祖上增光。那知甥女務必要教俺回到海外，看來俺這封君也做不成，紗帽也戴不成。據俺想來：如今有這考試曠典，也是千載難逢的，甥女何不略停一年，把才女考過再去尋親？倘中才女，替你父母掙頂紗帽，掙副冠帶，豈不是好？」

小山道：「甥女如果赴試，這個才女也未必輪到身上。即使有望，一經中後，掙得紗帽回來，卻教那個戴呢？若把父親丟在腦後，只顧考試，就中才女，也免不了『不孝』二字。既是不孝，所謂衣冠禽獸，要那才女又有何用？」說著，不覺滴下淚來。

若花暗暗點頭。蘭音道：「姊姊此話，實是正論，自應尋親為是。但大家明日就要起身，乳母此地又生，卻教那個把我送去？」林之洋道：「此時俺又有事，只好托俺丈母送甥女回去。好在往返不過四五里，他於夜間趕回，也不誤事。」當時僱了一隻熟船，托江氏帶了乳母把蘭音送交林氏，即於半夜趕回。到了次日，田鳳翹、秦小春拜辭回去。

林之洋仍托丈母在家照應，同妻、女、小山、若花由小船來到海邊，上了大船。登時揚帆。走了三月之久，才繞出門戶山。林之洋惟恐小山思親成病，沿途凡遇名山，必令小山朝外看看，誰知小山看了，倒添愁煩，每每墮淚。林之洋甚覺不解。

這日，同多九公閑談道：「當日俺妹夫來到海外，凡遇名山大川，一經他眼，處處都是美景，總是贊不絕口。今俺甥女來到海外，俺要借這山景替他開心，那知他見這些景致，倒添煩悶。這是甚意？難道海外景致與當日不同麼？」多九公道：「海外景致，雖然照舊，各人所處境界不同：當日唐兄一意遊玩，毫無掛牽，只覺逍遙自在，但凡耳之所聞，目之所見，皆屬樂境，甚至遊玩之時，還恐不能盡興，往往戀戀不舍；如今唐小姐一意尋親，心中無限牽掛，只覺愁緒填胸，憂思滿腹，所以耳聞目見，不是觸動在外離恩，就是感動父親流落天涯之苦，縱有許多景致，到他眼中，也變作無限苦境了。昔人云：『無雲之月，有目者所快睹也，而盜賊所忌；花鳥之玩，以娛人也，而感時惜別者因之墮淚驚心。』故或見境以生情，或緣情而起境，莫不由於心造，絲毫不能勉強。」林之洋點頭道：「原來有這講究，等俺慢慢再去勸他。」

這日，小山在船悶坐，林之洋道：「前在嶺南，俺見甥女帶有書來；今若煩悶，為甚不去看書？婉如、若花都閑在那裡，就是講講學問，也是好的。俺們此去，倘能常遇順風，將來回家，趕上赴考，也難定的。俺們行路，必須把這路程不放心上。若象甥女今日也問，明日也問，日日盼望，只怕一年路程比□年還長哩！」小山道：「舅舅議論雖是，無如書到面前，就覺瞌睡。好在連日靜坐，倒覺清爽。舅舅只管放心：甥女雖然不時盼望，曉得路途遙遠，卻不敢著急，只要尋得父親回來，那怕多走三年兩載，亦有何妨。至於考試得中才女，固替父母增光；但未見父親之面，何能計及於此？況明年六月即要報名入考，就讓往返順風，也趕不上了。」林之洋無計可施，惟有時常解勸而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